

旷野独行

Kuang Ye = Du Xing

岳 森 著

宁夏人民出版社

1267
1486(12)-2

913
916

旷野独行

Kuang Ye

=

Du Xing



岳 森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旷野独行/岳森著.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2010. 5

ISBN 978-7-227-03257-1

I. 旷... II. 岳...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②对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93547 号

旷野独行 (二)

岳 森 著

责任编辑 李颖霞
出版发行 宁夏人民出版社
地 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 139 号出版大厦
网 址 www.nxcbn.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昌平新兴胶印厂
开 本 710mm×960mm 1/16
印 张 24
字 数 240 千
版 次 2010 年 5 月第 2 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27-03257-1
定 价 47.80 元 (全二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散文篇(续)	(1)
引人入胜话收藏	(1)
岁久弥芳《百家姓》	(3)
线装书	(10)
也说《聊斋》	(13)
好书恋古的叶德辉	(17)
特殊经济时期的史证	(20)
历历皆心福	(23)
手串	(30)
二百九十年前的贺兰古砚	(33)
古韵留香话竹雕	(37)
怡然说枕	(39)
收藏古贝	(46)
典雅精美是牙雕	(49)
钱币三谈	(55)
现代官窑珍品——主席瓷	(60)
宇宙之客	(64)



目 录

奇石三品	(68)
木版雕得万户春	(76)
留驻过去的声音	(82)
美在檐头古瓦间	(89)
长夜漫漫老灯烛	(93)
沧海龙吟觅知音	(99)
弓箭,射在历史的深处	(107)
瀚海沉舟——统万城	(115)
西夏,西夏.....	(123)
对联篇	(139)
附录·文评	(175)
大千之中逢朗轩	何述强(175)
艺德励雄飞	韩星明(182)
后 记	(186)



引人入胜话收藏

“盛世富收藏”，这是一句在中国民间流传已久的老话。如今，收藏已经成为一种文化、一种时尚、一种社会性公众活动。

在中国，收藏的历史由来已久。通过新石器时代的故址遗存，我们常可窥见那时的人是多么珍爱那些石珠、骨粒串成的手串、项圈；通过殷商贵冑的墓葬考古，我们亦常见到大量海贝、骨贝、陶贝；走进博物馆，我们每每惊叹于古代有智有能者的创造；走进故宫，我们时时叹服于精美绝伦的工艺品和绘画雕刻。须知，它们的存在皆都有赖于无数无名的有心人的珍护、保存、收藏啊！

社会环境的变化迁替，使得局限于大家大姓的世代秘藏成为渐去渐远的传统，现代收藏观念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成为百姓日常生活的一个方面。人们在温饱得到满足之后，开始注目于精神享受，寄情于收藏品所携带的文化品性和历史内涵，陶醉于千奇百怪的收藏品表现或蕴蓄的美感趣味、经济价值之中。

因此，当今世上喜爱收藏的人是愈来愈多，收藏品类也愈来愈繁，什么奇石、怪木、古钱、字画、邮票、粮票、纪念章、青铜器、水盂、烟缸、招贴画、小人书、线装书、化石、车模、钟表、相机、电话机、“老爷车”……从古到今的许许多多物品都



已成为各位收藏爱好者、收藏家的搜集对象。他们为之废寝忘食、孜孜不倦，屡屡穿行于都市乡村，时时观审于集市摊铺，就为的是使自己的收藏品日益丰富，收藏价值能与日月同辉。

收藏的确是一个引人入胜的妙境，腾出点儿时间，挤出点儿精力，破费一些资金，花上一些工夫，不要计较于暂时的得失与迷茫，喜欢什么就向什么靠拢，就朝那个方向努力，就向行家里手讨教学问。久而久之，一定会给自己和家人、朋友带来一份收获、一份惊喜、一份愈久愈浓的温馨惬意。

走近收藏，我们就像走进一座藏满珍宝的宫殿；走进收藏，我们就像步入一个令人目不暇接的崭新天地。收藏，是一种世界性的现代生活方式，上至总统、部长，下至市民、学生，都对收藏有着浓厚的兴趣。收藏是一种娱乐，也是一种高雅的文化生活，进入者无不欣然忘返。





岁久弥芳《百家姓》

《百家姓》是中国古代教育用书，是流行很广、流传很久的传统启蒙读物。宋代大诗人陆游在其《秋日郊居》诗的第三首自注中说：“农子十月乃遣子弟入学，谓之‘冬学’。所读《杂字》《百家姓》之类，谓之‘村书’。”

以《呻吟语》一书而闻名于世的明代理学家吕坤也在《社学要略》中写道：“初入社学，八岁以下者，先读《三字经》以习见闻、《百家姓》以便日用、《千字文》以有义理。”

“三、百、千”（《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构成了千百年来中国民众赖以启蒙识字的文化基础，正是这三种读物直至上世纪中期以前在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城镇乡村发挥着无以替代的文化普及作用。

“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陈褚卫，蒋沈韩杨……”

只要起个头儿，许多上年纪的中国人都会将这一连串并无实际文义的语句像歌谣一样地续诵下去。无论或短或长、或漏或全，大家往往会心一笑，因为人们骄傲地知道：自己的记忆深处犹然储藏着岁久弥芳的中华根基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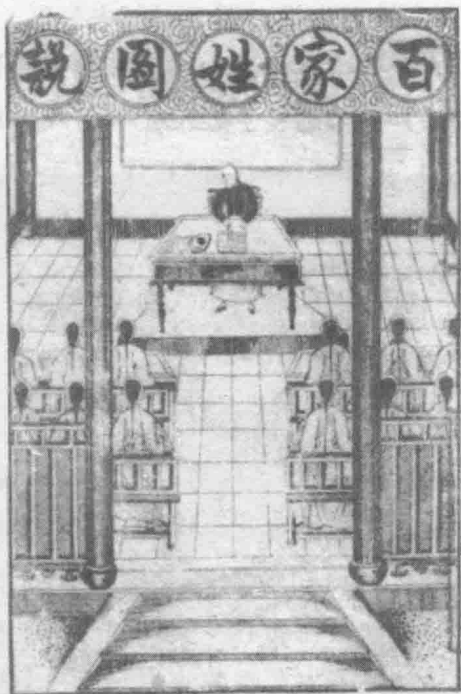
通行本《百家姓》仅有四百七十二字，可以说是字数最少的



一种书，不是“书”的书。这些字尽都是些姓氏的堆积罗列，彼此之间根本没有什么必然联系，也不像其他语句那样能够表达出一种理念上的具体意义，然而就是这样一册薄薄的数页之本，它竟能在历经千百余年的社会动荡变化而犹存，竟能在代代新人换旧人的社会更替过程中拥有继续不断的读者队伍，真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饶有学术意味的特殊现象。

《百家姓》每以四字为一断句，以清浊五音调整成序；同时，佐以大致常见姓居前、稀见姓排后的编排方式。从而使得表面看来似乎毫无关联的姓氏，由于句读的分合排列，由于声调平仄音韵的搭配和谐，又由于凝结固化的历史时间因素影响，便赋予了这些原本单个无序的独立字眼儿以序列化、意象化、集团化、有机化的整合定位。同时，还由于中国文字所具有的义、形、声的特点，为《百家姓》的联句涂绘上厚重的华夏传统文化色彩。

从《百家姓》中随便抽出一个句子，展示于众，受过教授的人们即会随之产生记忆寻析，感认其内涵文意，不由自主地要读出声来，产生出要续诵下去的欲念。这是因为但凡在童年时期曾经诵读过它的人，其内心深处都郁勃着根深蒂固的、抑扬顿挫的黄口童声时的印记。





“学而优则仕。”中国封建时代的正统文化教育终极目标是培养做官的“栋梁之才”。然而，客观世界不依统治者的意愿为转移，社会总是在不断地发展进步，王公贵族以外的平民阶层也有了读书识字的需要与可能，教法和教材与之呼应，中国的教育实行着事实上的“双轨制”。要做官儿就得通经籍、应科举，儒家典籍自是士大夫阶级的法定教科书；而农工商等小民的天职，无非“辟土殖谷”“作巧成器”“通财鬻货”，若想略识之无，粗通文字，只得另求简便途径——乡校村学。

《百家姓》作为古代儿童启蒙读物之先，从客观上帮助孩子认知了几百种姓，其中许多不常用的冷僻的字也得以熟稔，如“卞”“贲”“殳”“夔”“訾”等等，虽则当时不解该字的原义、另义，但却由于长久的耳濡目染，得以熟记于心了。

从一般的社会生活意义上看，“姓名”，可以说是一个人的标志、铭牌、符号，但对于历史悠久的中国而言，姓名又绝非仅仅起着字音、字符的普通作用，它具有一种源远流长的密码功能。因为中国的姓氏是一种特殊的人类文化，它含有幽深的历史内涵，隐藏着若隐若现的氏族种群特征、姓氏群体遗传，它附载着种族成因、民族迁徙、人文生态、性情生理等诸多方面的大量隐秘信息（当代科学界人士已然从姓氏文化中发现了一些遗传学研究的切入点，进而扩展成为社会人文与医学科技相交连的新型边缘科学）。据最新的姓氏研究发现，中国的古今姓氏已经超过了两万两千个，当代中国人正在使用的汉姓大约有三千五百个。虽然通行本《百家姓》中所收的姓氏仅只四百三十八个，与中国的实有姓氏相差甚远，而且还遗漏了不少的常见姓，仍是起到了中华姓氏学上的积土成丘、开渠导源的荟聚作用和引领功能。

《百家姓》的原始版本并不多，流传最广泛、最普遍、最常见的就是前面提到的通行本《百家姓》，亦即总字数为四百七十

二字者。但是，如同某些作品一样，当它得到大众的青睞时，也常常会有一些“好事者”采用借题发挥、移花接木、借花献佛的手法对之修改重编，所以《百家姓》也就有着不少名称上、内容上互有差异的改编本、异写本纷纷问世，形成了由表及内的重在内容的补充和变化。

早在明代洪武年间（1368—1398年），即有吴沉、刘仲质二人以“朱奉天运，言有万方”开头而编排的《皇明千家姓》，到明末又有黄周星以“尚慕隆古，胥仰盛王，万方弘赖，怀葛虞唐”为开头的《百家姓新笺》；清代之际曾经有以康熙名义编排的《御制百家姓》，咸丰五年（1856年）时有由山阳人丁晏煞费心思编成的以“咸丰万寿，安广吉康，国家全盛，胡越向方……”“咸丰万寿，安贺巩昌，国家全盛，边堵向方……”为开头织句的《百家姓三编》。这些刻意之作虽然确有其独到之处，但它们都经受不住人民的选择，经受不起历史的检验，它们尽管在当时为上层统治阶级首肯推崇并显赫一时，最终仍同星光一瞬、昙花一现般的被淘汰出局，尘封在浩瀚的古籍烟海之中。

《百家姓》按其印刷而言，它的版本有活字印刷本，有木雕版本，有石印本，有油印本，有铅印本；按其形式而言，有线装本、平装本、精装本、普及本，也有袖珍本、手写本；按其内容而言，则有修订本、增订本、合刊本、异写本。随着科学技术的普遍应用，《百家姓》亦出现了光盘版。林林总总，形制不一。笔者还有幸收得一件清代成亲王书碑的“经折装”墨拓本，别致有趣。

在我的藏书柜中存有线装本《百家姓考略》，其纸色古黄，抚之绵软，当是较为古旧的版本。此外还存有书者不一、规模不一的多册手抄本《百家姓》，有署名“京兆古梁城梦飞刘冠英”书于陪都旅次的《百家姓仿影》，有每页印着单人图的《绘图增



注百家姓》，还有广智书局印行的《绘图百家姓》（每页印有三人图），江东书局发行的《绘图注释百家姓》（每页印有六人图），还存有民国十八年（1929年）由“宋禾麻庄聚义书局刷印”的《五字同音百家姓》，由“北平泰山堂书庄印”的专为“初等学生适用”的《正草隶篆四体百家姓》，更有许多近代、现代的铅印版本，纷纭不一，种种存异。

我曾经查阅了国内多家市级、省级以上的图书馆的藏书目录，发现它们在《百家姓》之类的藏书方面的品种数量极其有限，而且老旧一些的版本更是鲜见无几。这既表明了在中国的公共图书收藏方面尚有一些或主观或客观的疏忽和缺漏，也印证着《百家姓》的出身低微和处境平凡，以至于人们就似对待山花野草一般，漠然无睹，只顾奔向那大朵的、鲜艳的芍药、牡丹。

然而，《百家姓》的发行量其实很大。早在1924年，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在写给友人的一封信中说道：“中国现在销行最多的书是什么？就我所观察还是《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这一类的书。我时常想这些书如何还是这样畅销，得了两个缘故：一是长久的历史，二是普遍的分销。”

时至今日，在新的文化氛围中、在新的时代环境里，《百家姓》的出版发行量仍然非常大。据我手头所藏的版本而看，单只自上世纪八十年代迄今的这二十来年间，就有全国各地五十八家出版社印行装帧各异的不同版别，规格既有常见的16开、32开、64开的开本，更还有小至256开的微型书。其印刷数量少则一两万册，多者则又经数次重印而达数十万册，由此可见即便是在当今工业文明和现代化时期中，代表传统文化的《百家姓》仍然生机盎然地受到了社会大众的热情欢迎。

中国是文化大国，从古而今曾有多少文人学士以其聪明智慧

和孜孜不倦的勤苦毅力，创作出无数时新一时的文学作品，写成了多少名噪于世的皇皇巨著。可是随着朝代的迭替，读者的兴趣转移，许许多多的书籍，都禁受不住时光的无情荡涤，沉进了深深的历史长河，以至销声匿迹，湮没无闻。

《百家姓》原本是产生和流传于封建社会时期的蒙学之书，本属封建文化范畴之列，是一种源于

“平民文化”的精神产物，其本身的局限性和落后性自是固存，但它与那些煊赫一时的庙堂之文、答题应景的八股文决然不同。正因为它没有很为具体明确的文意指向，而且它又具有易于上口、易于记忆的形式，有着所谓的“大雅”文化难以匹敌的长处和优势，它自始至终植根于民间大众，所以，它在时代列车的加速驰行中，没有被当作多余的负载累赘，更没有被视为过时“垃圾”而遭抛弃，从而使它在传授中华人文基础知识，增加童蒙汉语音的感受方面的作用功效大大强化，远远超过了《千字文》《笠翁对韵》《龙文鞭影》等等。

中国是个书籍如海的文明大国，而《百家姓》竟然能够以极其普通、极其平俗、貌不惊人的风姿，占据了中国文化史和中国教育史上不可替代的一席之地，成为中国文化宝库中稀见的“下





里巴人”，其现象、其作用耐人寻味，堪供深思。

《百家姓》如同匍匐古老大地之上、隐身华夏书林之中的一枝常青藤，岁经沧桑而犹然生机勃勃，活力四溢。



线装书

不知道是自己老了还是什么原因，近几年间，我是愈来愈喜欢线装书了。

可是，现在的这个时代，却是一个喜新厌旧的时代，新奇、时尚、超前等等口号正在征服着一个又一个的匆忙人心。

线装书？

——线装书不是老古董吗？

——古董、文物在咱们中国不是多得很么？周彝汉鼎、晋书唐画、宋瓷元宝……干吗非喜欢那些纸页酥脆、竖行右翻，满是繁体字儿的线装书呢？

——爱看书，书店里、书摊儿上有的是新版书呢！

有人不解，有人疑惑，更有人冷然一笑。

我该怎样回答他们呢？

我要说：线装书确实旧了一些，过时了许久，但它们依然是中华文明的载体。它们属于一段历史，但它们更是一种文化，作为今天——工业社会时期的人能够阅读它们则是一份情感、一番品味，一种悠然、怡然、慨然和超然，味味俱全！



线装书，以麻纸、藤纸、竹纸、宣纸、绵纸、连史纸作书页，用梨木、枣木、核桃木手刊镌版，人工刷印，成书仅有几十册、几百册，很少过千，那版子禁受不住大量的磨耗。

线装书，而今一般人所见到的大多是民国、清代的坊间刻本，那些明刻、元刊、宋版早已贵若黄金，深锁珍藏在省级、国家级图书馆的专业书库了。

清末民初，西风东渐。石版、铜版、锌版以及铅字印刷的线装书乘势而出，可是它们的文字细小、版面过密，总不及木版印成的字儿大、划儿粗，疏朗耐看。

翻开一册线装书，如同遇到一位告老赋闲的封建官员，虽然他已年迈蹒跚，神态依然不怒自威，深沉凛然。

捧着一册线装书，如同会面旧私塾的老学究，会面那些风流倜傥的儒生雅士，虽则面相清癯、背驼腰衰，岁月滞尘终归无法湮没其满腹才华、气冲牛斗的光焰！

面对一函古旧的线装书，就仿佛恍见皇亲贵胄、豪族大姓那着了布衣的家眷，尽管她们已然失却昔往的荣赫，却犹然落落大方、气定神安……

伫立一架线装书前，禁不住肃然起敬：正是这些蒙尘的载体，让人类的智慧跨越了本身无法逾越的时空，使后来者得以与那些久远陌生的列祖列宗、先哲先贤细细论道、从容长谈。

拈一页绵软、古黄的线装书页，就是与睿智老者执手相握，受学、通电；阅读一篇文言古文，就是畅饮一坛琼浆、佳酿，只觉得香馥淋漓、神爽志满！

可惜，民间的正宗线装书愈来愈少了，得以逃过蠹虫、洪水、战火、兵燹的少数残余畏缩在杂什中忍受着霉气和鼠溺，幸



运些的也是被迫隐居到展柜里默然度日。北京琉璃厂书店中的普通线装书则被今日的匆匆脚步冷落着，即便那些采用现代印刷技术仿制的版本也难得知音一顾了。

拍卖会上的线装书形同后宫佳丽，品相虽好，那价码也着实惊人，吓却了多少望穿秋水的学者眼睛。好在似我一样喜欢线装书的人真个不多。

尔路何往？线装书。

我心依旧，线装书。